

的北陝到西江從

三
軍
八
路
軍
宣



從江西到陝北的

第八路軍

上海抗敵出版社印行

從江西到陝北的

第 八 路 軍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輯者 抗敵研究社

出版者 抗敵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初版

目次

一、中央軍的五次圍剿	五一
二、長征的開始	五二
三、向湘川進發	五三
四、蜈蚣筏偷渡烏江	五四
五、擊破黔軍	五四
六、奪古蘭永甯	五七
七、茅台美酒灌足	五九
八、重佔婁山關	六一
九、過雲南再入川境	六三
一〇、與孫國之戰	六三
一一、冒險渡大渡河	一七
一二、穿火過瀘定橋	一八

從江西到陝北的第八路軍 目次

二

一三、懋功的會合……	二十
一四、卓克基戰敗土司……	二二
一五、黑水河之困……	二三
一六、一百廿小時的艱難路程……	二四
一七、三百分鐘奪下天險的拉子口……	二六
一八、抵達了目的地……	二七
一九、後言……	二八
附 錄	
三十一個巾幘英雄……	三十
八路軍幾個重要人物……	三五
抗日軍政大學……	四十
士兵的生活……	四四
孫夫人 宋慶齡對國共從新攜手的感言……	四八

從江西到陝北的第八路軍

一 中央軍五次的圍剿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前身就是紅軍，他們經過了長期的奮鬥，在一九二九年秋，移軍到贛北，接着在瑞金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中央政府鑒於他們革命潛力之大，便在一九三〇年間開始對紅軍施行第一次的圍剿，中央軍共出動十萬人，開始包圍紅區，分五路進攻，當時紅軍共動員四萬人來對付中央軍，靠了他們巧妙的戰術，克復了第一次圍剿，而且獲到絕大的勝利，他們是依據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以主力分別攻擊各個部隊，讓中央軍深入蘇維埃領土，然後以超越的人數對隔離的部隊突然加以攻擊，佔據了優勢的陣地，而包圍中央軍，這樣反轉了數量上遠佔優勢的中央軍的戰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間，中央軍第一次圍剿完全失敗，紅軍在這次是因能得到以下的三個條件，才取得勝利，三個條件是：由集中指揮下和

從江西到陝北的第八路軍

二

他們力量的鞏固，李立三路線的清算；和黨部肅清對紅軍及蘇區中的A B團及反革命份子的勝利。

休息了祇有四個月，中央軍第二次的圍剿又開始了，由現任軍政部長何應欽作最高指揮。他的軍力超過二十萬，分七路進攻蘇區，一時蘇區形勢好像很危險。因為蘇維埃政權非常弱小，資源有限，而且中央軍的物力幾乎各方面都遠勝蘇區。但紅軍仍就抱定了前此得勝的同一戰略應付這一次進攻，讓中央軍的縱隊深入蘇區後，他們的主力突然集中在中央軍第七路，打敗好幾圈，並摧毀了它主要的進攻的力量。在他們攻擊以後，馬上據二連三地依次擊敗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戰而退，第五路一部被毀，在十四日內，紅軍作戰七次，行軍八日以決定的勝利結束。隨着六路的崩潰，或退却，第一路，蔡廷楷是指揮之一，沒有大打就退了。

三個月後，以三個最有能力的指揮為輔，蔣介石先生率領三十萬大軍作「赤匪」的最後一次的清剿——蔣企圖以狂風驟雨的方法掃蕩「赤匪」。他開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軍進入蘇維埃領土的心臟，這恰恰給予了紅軍所最擅長的戰鬥的條件，它立即證

明了蔣的戰術嚴重錯誤，以僅有三萬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燐爛的戰畧，紅軍在五日之內攻擊了五個不同的縱隊，在第一戰，紅軍俘獲許多部隊和大量軍火，大炮和軍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圍剿已經失敗，十月間蔣撤回他的軍隊。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央軍第四次開始圍剿，也許是最艱險的一次，在第一戰，中央軍兩師被繳械，兩個師長及三萬人被俘，另一師，當時最精銳的一師，接着被消滅，幾乎全部被繳械，師長重傷，這些接戰證明了決定的特點，第四次圍剿不久就結束了。

到了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圍剿，蔣動員了近百萬的人並採用了一個新的戰術，蔣已經用德國顧問的建議開始封鎖和堡壘的制度。到了五次圍剿，他全部把信賴都放在這上面，用他的軍隊來實施嚴厲的封鎖和整個地包圍蘇區，謹慎地推進，一面建造汽車路，堡壘和壕溝，避免主力和紅軍接觸，並且僅僅在堡壘的後面作戰，只是完全在飛機大炮和機關槍的掩護下，作短短的推進。

那時期紅軍錯了兩個大錯，據毛澤東將軍說的是：第一：在一九三三年閏變時

未與蔡廷楷的軍隊密切聯合。第二是採取了單是防衛的錯誤策略，放棄以前用計誘敵的策略。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要想與佔優勢的軍隊作陣地戰，在這方面，無論在技術上或精神上，紅軍都非所長。

因了這些錯誤的結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數量上，技術上遠勝紅軍的軍隊，紅軍不得不於一九三四年，企圖改變它在江西的生存條件。因為它很快地惡化起來了。而當時民族政治的情勢也影響了他們移到西北去活動的決議，在日本侵畱滿洲和上海之後，蘇維埃政府就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戰了。自然，這種宣戰，在當時是不能發生效力的，跟着他們又發宣言號召中國各軍結成聯合戰線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三年，蘇維埃政府就宣布它情願根據三個條件和任何軍隊合作，這三個條件是：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及紅軍的攻擊；保障羣衆結社集會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武裝人民對日作戰。

這個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在蘇維埃首都——瑞金召開，對過去革命所有的成就加以檢討，

會中毛澤東將軍作一個長報告，並且會中選出了今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全體人員，如今日存着在的。

一一 長征的開始

他們既已決定變更策略，紅軍遂於民國廿三年的夏季自動地退出了廣昌，建寧，泰寧等縣，縮短了北路的戰線，採取了暫時的防守戰事，對於東路他們於七月底派方志敏率第七軍東進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又於八月初續派第九軍為後援，就迅速地衝破了政府軍東路的封鎖線，福州城曾一度有失陷的危險，第七軍又很快地折向東北，與福寧，福鼎一帶的地方游擊隊聯繫起來，佔領了浙江的開化，慶元，常山，玉山等縣，震動了浙江與全國，又與閩贛皖邊的紅十軍聯繫起來，威脅到江西的政府軍後方，那時政府軍正忙於調兵遣將去包剿北上抗日先遣隊，故對於江西正面的進攻，不得不暫時放鬆一步。這是紅軍聲東擊西的辦法，也是擾亂後方政府的計策，在北上抗日先遣隊發出之後，他們派蕭克率領第六軍團，向西而走，在八月中

從江西到陝北的第八路軍

六

衝破了政府軍湘東的包圍線，順利地通過了湖南的東南部，沿途佔領過汝城、桂東、桂陽、新田、道縣等城市。然後分二路，左路由道縣折入廣西，佔領全州，衝進貴州，至於烏江而旋回湘貴川邊區；右路由道縣西北行至湘貴邊境，與當地一帶行動的賀龍的第二軍團會合。根據十月八日蘇聯真理報登載的消息，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合之後，以一部軍力直向四川邊境進發，現在與勝利的紅四方面軍隔江呼應，共同威脅重慶，紅六軍這樣底竄舉行動的結果，把四川、貴州、湖南、江西之間，建立了聯系的橋樑和孔道，即是造就了中央紅軍西竄的機會。九月二十六日起，政府軍一變從前緩進的計劃，以東北兩路重兵猛攻贛南蘇聯區。

在這局勢中，他們認為死守江西犧牲太大，故當時就決定了突圍西竄的計劃和步驟：（一）他們派定了留守江西的步隊，又以江西軍區獨立一、二游擊隊據險扼守；（二）將製造廠機關，大砲，剩餘的糧食子彈，以及不便帶走的利器，不是消毀，就是埋藏於深山僻壤之間；（三）以游擊隊為南北兩翼，以第一軍團為先鋒，以三九軍團走中路，以最精最勇的十三師為後衛，以中央要人周恩來、秦邦憲、張聞天，

林伯渠，王家稿，羅邁，潘漢年，鄧發等，女子宣傳隊和一切黨政人員夾於主力軍之間；（四）電令賀龍蕭克所率二六軍團牽制湖南西川的政府軍，又令徐向前所率的第四方面軍向川西遙應，並圍關川陝甘的交通路線。這樣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後，就於十月十六日由贛南銅鑼灣先後西引，出發時號稱十萬紅軍。確是有多無少，決不是虛張聲勢。當時除中樞少數人之外，預先都不知道往何處，有的猜度入桂，有的猜度入湘；有的猜度入川；也有的猜度入黔入滇，但終不知道究竟到那裏去。

三 向湘川進發

他們於十月二十一日衝破了粵軍所扼守的第一道防線，就是安遠信豐間的封鎖線。當時他們由贛南崇義出南康六庚，似乎氣入粵之勢，致南雄韶關相繼告急。十一月三日他們佔領了湘南汝城和桂東，衝破了粵軍汝城和城口間的第二道封鎖線。他們復分兩路沿湘粵邊境，經過城口、文廟河，沿着騎田嶺，進至九峯宜峯之線。那時他們爬山越嶺，感覺到攜帶累重物件，行礙行軍，故將印刷機鉛字等物盡行拋

棄。他們曾在宜章郴州之間與湘軍激戰多次，那時人都料他們要沿宜郴之線北上，威脅衡陽長沙。但他們迅速地佔領了臨武、嘉禾、寧遠三縣。何鍵立卽派劉建緒率三師與薛岳所部急趨零陵東安一帶堵截。周渾元和李雲杰等三師在後躡追，擬將紅軍包圍於瀟水流域而殲滅之。但紅軍知道湘中有備，故乘他們佈置未定之際，採取避實就虛的策略。他們分兩路而進：北路佔領道縣；南路經過永明。這兩路均入廣西，集中於全州。當時人都料他們要佔領興安桂林，不料他們又以一部兵力折回湖南之永明、道縣、寧遠、藍山等處，牽制在後方追勦的諸軍，大部則移向湘西南的西延、城步、綏甯、通道等縣。十二月十四日，他們就分股進抵貴州的黎平、永縣、錦屏等縣。一部約三千餘人又紓廻至湘黔邊境之蘿園潭溪，由此進抵南嘉堡和瑤光。十五日五九軍團之一部份約二千餘人又回繞湖南通道西南之播陽。這五千餘人都是掩護前方的主力軍和牽制後面的追勦軍的。大部紅軍於十七、八兩日搶渡清水江。十九日已進抵大小廣並經過劍河、岑松。二十五、六日連陷施洞口、鎮遠、黃平、施秉、青溪、玉屏等處，一段向北推進佔領舊州、餘慶、石阡、印江等縣，似

欲與川湘邊區的二六軍團取得聯絡，一股即是主力，於一月四日分向新渡、袁家渡、江界河、孫家渡、梁家渡、老渡口、岩門老渡口、廻龍司各渡口猛力推進。烏江南岸的王家烈猶國材兩部，被他們打敗，他們（王猶兩部）就退守重安貴定之線，顯然要屏障貴陽。

四 蠕蚣筏偷渡烏江

佔領各渡口之後，就將竹木造成渡江之筏，那時人皆稱蜈蚣筏，因形似蜈蚣，故有是稱。烏江寬約二百五十米，深不可測，那時水流速率每秒一米八，寒度在十度以下，江之兩岸都是懸崖絕壁，南岸要下十里到極陡石山纔到江邊，北岸又要上十里的陡山，方可走到通遵桐的大道，登高一望，但見一條碧綠的急流，夾在兩岸焦黑的高山之間，烏江天險，真是名不虛傳。二日三日已有小部衝至江邊，但無筏無舟，故無法渡江，當時有十八個善於游泳的勇士，在機關槍掩護之下，躍入江中順着寒冷刺骨的急流，奮勇前進，十餘分鐘之後，他們已泅過了天險的烏江，沿着

石壁魚貫而進。二日的晚間繼續有一連人用造成竹筏偷渡過江，隨着那十八位勇士，爬上石壁，佔領了優勢的陣地，向守江的黔軍襲擊，使他們招架不開。

五 擊破黔軍

三日晨，侯之擔的健將林秀生旅帶三團援軍，由陡壁小路出來反攻和包抄，也被南岸的重機關槍掃射。黔軍像山上滾下石頭般墜入江中。黔軍屢遭慘敗之後，陣線動搖，就直退猪場。猪場是林秀生的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時紅軍已用苗民的皮船、與竹筏相繼渡江，順勢追擊，故黔軍殘部也無暇在猪場停留興整理，自此步步進展，在烏江北面，如入無人之地。七日他們佔領了湄潭；十三日進遵義城，十四日攻下了遵桐間的重要關口隻山關，並佔領桐梓縣城。鳳泉綏陽亦相繼失守。

六 奪古蘭永甯

該時紅軍主力集中於遵義、湄洲、綏陽之間，趕築工事，以備抵禦追軍。王家

烈猶圖材兩部向北推進；劉建緒薛岳兩部亦渡江追剿；川軍由綦江正定分途進取思南·鳳泉·桐梓；桂軍已進抵貴定，準備進攻。故那時已成黔湘川桂諸軍合圍之勢，但西路的川軍一部脆弱無能，一聞紅軍將至，即自動退却，故使在諸軍包圍中的紅軍坦然移西，一月十六日夜間，赤水槍廠的工人，聞紅軍離城不遠，也忽然暴動起來，高呼口號，與城中附和的貧民，聯合攻守城的部隊，黔軍聞城中起事，連夜出城，及紅軍一部由松坎·溫水·鮑水·繞壘赤水，但見城外有工人和羣衆搖旗吶喊的歡迎，真是給了他們無限的興奮，同時仁懷茅台亦相繼陷落，川西南的古蘭永甯縣境，亦為紅軍所佔領。

七 茅台美酒灌足

他們在茅台時，有一件趣事可以順筆寫出，就是找到了一家永遠不會忘記的釀酒作坊「義成老燒房」，這是一座很闊綽的西式房子，裏面擺着百餘大缸，每口可裝二十擔水，缸內都裝滿了異香撲鼻的真正茅台美酒，開始發現這酒坊的士兵，以為

「滄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異香四溢，方知爲酒，可惜數缸美酒，已成爲腳湯，事爲軍事顧問李鶴所聞（李德素嗜酒）即偕數人同往酒坊，一嘗名聞全球的茅台美酒，他們擇真中最爲年遠的一缸，痛飲了一場，至於醉，纔相扶而出，臨行時，他們又將是類佳釀帶走不少，繼續經過茅台的部隊，都前往該坊痛飲一杯，及最後一部經過時，數缸腳湯也涓滴不留了。

八 重佔婁山關

那時，四川的劉湘除派章安平范士傑兩旅赶赴赤水永寧外，又派劉兆葵增防守合江，以備萬一。綦江方面，川軍廖部已退守觀音橋，以固後方。綦江城內的富戶，已逃走一空，重慶已禁止人民搭輪逃走，一月十八，九兩日，川南形勢非常緊張，人心的不定，於此可見。一月廿六日，紅軍放棄婁山關，西渡赤石河，那時川軍已集中兵力於河西，故紅軍於二月十九日又東渡赤水河重佔婁山關。

九 過雲南再入川境

那時猶王兩部又損失不小，三月十七日紅軍西渡赤水河，但十九日又東渡，他們在烏江北面休息了一月餘，三月卅一日他們又南渡烏江，長驅而進，將貴陽包圍，當他們向南挺進時，適有一輛汽車過境，被他們掠去，據說那是一車很為重要的軍事地圖云，他們就從貴陽南面包抄過去，向西猛進，於四月十七日佔領了北盤江的渡口，架橋而過，他們就侵入雲南，以一師之衆，進抵金沙江，控制了渡口（龍街）•五月八日他們就在那裏渡過了金沙江，重入四川境界。

一〇 與獨裸國之戰

在這裏地方他們就爬上一座山，名叫「火焰山」，山上羊腸小道，千轉萬曲，已屬難行，加以整個山上沒有點水，沒有一株樹，也沒有一點風，在五月熱烈的陽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難遠甚經過北方的沙漠，那時幸有數十個「老百姓」將一桶水頂

在頭上，送上山坡，他們靠賣水發了一筆千載難逢的小財。這批爬荒山的行旅，確喝了一杯繼命的涼水，過了這四十餘里的山路已經入夜。下山的時候就與劉元璋的部隊作戰，佔領了通安的街道。他們在過安休息了一天，就於十日進攻劉元璋所扼守的會理城。但劉部預將會理城外的房屋盡行焚毀，因估計攻克該城犧牲太大，不如將以逸待勞的劉部包圍在會理城中，他們就安然過境。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在過大渡河，與四方軍在川西會合，故雖分股向西昌、冕寧、越雋進發，只求安然通過，並無攻城的計劃。

紅軍全部這次經過大渡河的天險，更非常容易。由會理出發，有一條路，經過西昌，翻過小相嶺，從越雋到大樹堡渡河，但對面是富林，是一條通成都的大路。有川軍重兵扼守，不易通過。第二條路，經過西昌蘆沾到冕寧，必須經過蠻子的山頭，然後直下大渡河邊的安順場這是不容易去的小路，對於第一條路，他們採取佯動的策略，由五軍團佔領了越雋，但欲強渡到富林的模樣。但是大部队直趨冕寧，五月廿三日，他們將到該城之前，守城的川軍已聞風遠颺，故將縣城垂手而得。

冕寧的蠻子，本地人稱爲猓猓。他們對於猓猓無不言之色變，因爲這些蠻子，常從山中出來掠殺漢人。故漢人待遇猓猓，只要捉住，也盡他們殘酷的能事。冕寧城中有專爲拘禁猓猓的監獄。無論男女老幼，都上了很重的镣銬。紅軍爲着實行他們的民族政策，要解放獄中的猓猓，但冕寧的群衆竭力反對，後經一番的解釋和宣傳，始得全部釋放。冕寧失守後，城內的縣長科長、紳士等隨着軍隊，避入山中，到了猓猓的勢力範圍之內，縣長被殺，其他的人們都被搶劫一光，甚至有一位科長太大，也被剝得一絲不掛而回到冕寧。紅軍就任是晚從猓猓的手中奪到了大橋，北岩堡等要口，然後爬上小相嶺，進入猓猓國的境內。猓猓有自己的武裝和堅固的保壘，扼守山口，阻止紅軍入境，經過一場血戰的見面禮之後，他們就退入深山，但沿途仍有突然搶劫的情形，後來紅軍派了一位代表劉某，用三跪九叩的禮節，朝見了猓猓國女皇帝，送了猓猓國二百支手槍，一千元銀幣，與他們訂定了過境的協定。他們就准許了紅軍過境，惟沿途向夷民買賣，須以現銀交易，不得參用紙幣。也不准紅軍佔據夷民的房屋，自此以後，沿途猓猓除伸手要錢外，不發生任何爭執，這

是猓×國外交的勝利，也是紅軍政治工作的成功，後來有三個猓×加入紅軍當兵。
猓×據身與此役而後來投誠的友人說，這猓×國自南至北有一百十里長，東西距離
，因未通過，故不得而知。他們在山上，自能耕種，但每歲所產的糧食，不夠供給
全年的需要，故有下山向漢人搶掠以補其不足的必要。猓×所有的武器，除刀槍矛
斧外，有毛瑟槍和七九步槍不少，並且會使用，插準極正確。紅軍前進時，猓×成羣
結隊，站在兩邊參觀，大部份是赤腳，小部份穿麻鞋，身上穿的是各式各樣，不倫
不類的布褂，大概都是從漢人身上剝下來的，外面罩着一條百折裙，據說裙內不穿褲子的。
猓×可分為兩種：一為黑骨頭；一為白骨頭。白骨頭是黑骨頭的奴隸，黑骨頭倒是
猓×國的貴族。他們俘虜過去的異族，都當白骨頭，故白骨頭中，亦有漢人的子孫
，白骨頭可以作商品買賣，而且永遠是奴隸。也不許與黑骨頭通婚姻，倘查出有通
奸的情形，白骨頭就要遭着殘殺。黑骨頭利用白骨頭出去辦貨，回來替他們耕種，
並且用種種方式搶劫他們的勞動力。猓×雖是一種野蠻民族，他們剝削異族，倒是

「真真一內行」，他們跑山若猴，行動敏捷，並且一呼百應，作戰奮勇。他們的團結力頗強，所以他們在歷代漢族的侵畱底生下存到今日，這確是他們的民族精神，也是他們的光榮的歷史。

一一 冒險渡大渡河

五月廿五日，紅軍到了大渡河邊的安順場，守軍已預先退走，當時得諜報云：「河北仍有川軍一營扼守，纔掘好數道戰壕，同時正午破壞渡船」，於是他們即至河邊，一方面趕造竹筏，又以木索架橋，準備大軍渡河；一方面徵集自告奮勇的戰士十七人，先起渡河，相傳諸葛亮南征時「五月渡瀘」，瀘水即是這條河；太平天國的石達開率三萬人到此，糧絕軍潰，也在這安順場的渡口，這條河真是難渡，河中水流奔騰湍急，速度在每秒四十米左右，對岸均是石壁，靠岸偶一不慎，舟觸石角，即有粉碎的危險，幸當時獲一渡船，隻，與富有經驗的船夫十二人，在宣傳與重賞之下，在南岸密集射擊掩護之下，他們載着十七位勇士冒險前進，因伏在戰壕內的

守兵不敢抬頭，故十七位渡達彼岸，沒被他們瞧見，他們登岸之後，就衝破了川軍的幾條戰壕，除繳槍數十支，俘虜數十人外，餘均被他們追擊到望風披靡。但繼續渡河人數不多，因舟渡甚慢，又因索橋木橋都架不起來，遂有竹筏數隻，因缺乏長篙轉舵，亦無濟於事，故放棄了在安順場河的計劃，夾河而上，直趨瀘定橋。

二二 穿火過瀘定橋

廿七日七時，由安順場出發走過一條鐵索橋，超過一卅餘里的小山，至海爾瓦，那裏街道整潔，賣食物者甚多，居民也甚親愛，出街行數十里，因對岸川軍射擊，改行山路，這條山路甚狹，且有荆棘苔蘚，故極難行走，行約廿里下山，抵田壠宿營，二十八日他們離田壠上猛虎崗高山，山上有守兵一連，均被擊退，沿途伏屍數十具，都是雙方的犧牲者，是日天雨，山路泥濘，極難行走，及行至山脊，已冠冠入夜，下山時幸雨停止，大家跑步前進，至摩西面宿營，是日軍行百廿里，至宿營地點，已疲憊不堪，廿九日晨由摩西面出發，經楚尼壩等上田壠宿營，卅日由上

田壩，經下田壩趕到瀘定橋。該橋橫跨大渡河上，較德昌橋堅短，惟兩旁各有鐵索兩條作扶手，行於其上，擺動較小。橋旁有一長街，均是飯鋪與零賣小商。縣署及主要市場，均在橋東。紅軍先由隊伍此時（二月六日晚）守瀘定的一旅川軍，已將鐵索橋上的木板拆去，並架機槍於橋東，故奪取橋樑守護不容易。後以一排人從索上爬行前進，續進步隊則攜板翻橋，剛衝至橋頭，川軍急將橋頭縱火，阻彼前進，爬在索上的一排人，從火堆中衝過去，將橋東佔領。繼續砲隊一方面開橋頭縱火，阻彼救火，一方面與川軍巷戰，終將川軍擊退。川軍在此匆忙中退走，遺棄輜重甚多，同時有大批奸細地痞，到處放槍縱火。紅軍過橋部隊不多，忙於迫擊搜索，又要東奔西走，地救火，頗有各面應付不暇之勢，以致最繁盛的街市中燒毀了十餘家商店，該處為川康惟一的交通要道四灘均是大山，林莽深密，懸崖絕壁，四時多冰雪，當地農民少，只生產少許玉蜀黍，糧食供給，極感困難，一切主要食用品，均仰給於漢源雅安，由四川輸入西康的食糧及工業品，及西康輸出的藏貨，均須經過此地，故不僅為川康軍事要地，也是商業中樞。

一三、懋功的會合

他們佔領了瀘定橋之後，一方面派一支軍沿大金川軍北上至丹巴、道孚、甘孜，最西曾跑到德格。又沿金沙河南下至巴塘、裏塘。這支紅軍仍回丹巴，向懋功集中；一方面大軍過瀘定橋折向北行，當時分為二路，一路趨蘆山縣，向懋功集中，二路經天全縣寶興縣亦向懋功集中。各路所過之地，都是崇山峻嶺，懸崖絕壁，加以時多暴雨，山路泥濘，行動極感困難。好在全軍都熱烈地期望與錦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合，故人人都鼓着不屈不撓的勇氣，兼程而進。六月十六日，正大雨傾盆之際，第一軍就到了懋功境內，四方面派已軍人在路上迎接，兩大部紅軍會合之時，炮竹聲，軍樂聲，呼號聲，歌唱聲，震動天地。鼓掌時，無異大戰場上放機關槍。握手時，成爲千萬個鐵錘。他們就在一個山坡上開了一次兩軍大會的歡迎大會。各首領都登台演講，滿山滿谷的赤色羣衆都熱烈地鼓掌者，凜冽的雨點似不能減低他們熱度，咕咕的饑腸，也不能萎靡他們精神。這歡迎大會開畢之後，各部隊就走到預

先所指定的宿營地，是晚的大歡宴，已由伙食委員會籌備好了。麥粥，羊肉和野菠菜，已成爲山中無上的好菜。大家都狼吞虎嚥地一掃而光，這是他們在西竄中最快樂的一天。

一四 卓克基戰敗土司

十七日他們就出發到八角，在懋功縣城北六十里，在八角休息了一星期，廿三日進至撫邊廿四日到西河口。廿六日到黃草坪，廿七日經過夢別山，到了理番縣境內卓克基。

匯克基是前清乾隆帝勞師傷財所克服的小金川七大土司之一。土司宮建築在兩河的匯流點上，前臨急流，後倚峻嶺，在一塊石砌的，八丈高，十丈闊的方臺上，建築着四座儼然西式的高樓。前幢兩層，左右後三幢均是四層，屹立於萬山環繞中，成爲理番境內的一幅風景畫。該宮的二二後兩層，都是土司的廚房，貯藏室，及下人們的臥室，第三，四層樓；綏裝飾得非常華麗，四面皆有玻璃窗，一切的房門與壁板，都

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數室，陳設最為精緻。沿壁都為骨董架子，架內都是磁銅玉石古玩。室內的床舖桌椅都是精緻的上等木器，這大概是土司的臥室。左幢兩巨室內有木坑，一切的桌櫈裝飾都是雅緻的，這大概是土司屬員的臥室。後幢樓上為大佛堂，內有佛像、佛幃、銅鼓，和很多的藏經，都有條有理地放在經架上。兩壁的壁畫，因為年代久遠，故已薰黑，也不能辨認為誰朝的古畫。左右兩幢各有一個小佛堂，堂的兩旁，有新鮮美麗的壁畫，雖屬是近代所繪的，但畫中的馬象獅虎英雄甲冑等，都有生動的姿勢和活潑的精神，在夷民區域內有這樣的高等藝術，實足令人奇怪。土司的會客室內題有「蜀飾樓」三字，他的書桌上層置有一部三國演義及其他漢文書籍，足見他已有幾分漢化。據說這位土司索觀瀛，曾在成都大學讀過書，與四川軍閥劉文輝等交情頗深。他所有的機關槍步槍，是劉文輝送給他的。紅軍的先頭部隊至此處前，曾派人去向他假道，他非但不肯，並將派去的人殺了，因此紅軍就派一營人去打，打得他落花流水。就率領了殘餘的番兵，竄入深山，據險扼守。紅軍佔據了他的宮室和碉堡之後，把他的財產沒收，但宮中的骨董古玩，仍替他保存在原

處，絲毫沒有帶走。宮前的一方平臺，可容一連人操練，故作了一小隊紅軍的臨時操場。他的碉堡是很堅固的，但是在築上缺甚多：（一）碉堡槍眼太大；（二）目標太顯；（三）碉堡造在宮室的近處，宮室的高樓，成爲他的障礙物，防禦盜匪已不甚適用。抵抗大軍更少作用，因高台一經圍困，上台的階級一經把守或一架機關的遠遠監視，守碉的及守宮的一切番兵，盡成甕中之鼈。若土司不是及早下台，逃竄山中，亦爲俘虜無疑。

番民所耕種的地都是土司的要向土司納租，此外甚麼都要派差，土司所燒的柴，所吃的肉，甚至守衛的一切給養，都是居民公派出來維持的。造頂橋，開條路，都是居民捐助的，居民見了土司，就跪下等他過去，總取起來，這個土司，就是番民的土皇帝。

一五 黑水河之困

六月廿九日，紅軍就離開卓克基，向毛兒蓋進發，經過梭磨、馬塘，到康廟寺

(俗稱康貓寺)，分爲兩路，主力走右路，第六團走左路，都須爬過一座大雪山，先到黑水河，然後到毛兒蓋，不料走左路的第六團，在前進的路上，遇着極驟悍的蠻民騎兵，橫加攔阻，因戰事失利，損失甚大，故不得不折回右路，及行至離蘆花八十里，距馬河壩廿里的村莊上，因糧餉斷絕了四天，茹草飲雪，無法充飢，餓死凍死的已佔三分之一的人數，他們就在該村停留，並且發報呼援，倘接濟不能及時到達，該部隊將盡成雪山上的堆白骨，主力部隊接到六團急電之後，立刻籌集大批糧食，豬肉牛肉等，派輸隊兼程赴援，該隊即由蘆花出發，走了一天一夜泥濘崎嶇的山路，搜索前進，纔找到了待援的孤軍，這些僵臥在冰天雪地中紅軍，聞救星到，都跳躍起來，歡迎他們的救星，敘述說他們的經過情形，他們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興奮，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勁了，樣班輸送隊就做了他們嚮導，領他們與主力會合，好像領一羣迷失的羊歸到羊圈。

一六 一百廿小時的艱難路程

回到蘆花，主力紅軍已向前移動，他們就隨着主力，由蒼德，越打鼓嶺到打鼓，七月七日，由打鼓出發，又走了四天的路程，經過拖羅崗，大杵林黑馬寺到達了毛兒蓋。紅軍主力自七月十日至七月卅日，就在該處休息了廿天。自八月一日至八月廿二日，又行動於毛兒蓋和波羅子之間，但是這個行動，不出黑水河的流域，故仍然是一種休息狀態中的練習，也是爲着入陝甘的準備。波羅子一帶的地方，比較是富庶的區域。那裏的番民，都以石塊造成三四層樓的洋式房屋。紅軍的糧食，要在那裏籌足六十萬斤麥子，和幾百隻牛羊，在這個時期內，他們除練習打仗外，又要學習看羊，牧牛，割麥，煮鹽等工作，他們準備好了一切，就於八月廿三日由毛兒蓋出發，經過分水嶺南面和西面的草地，廿八日到班右和巴西。他們在草地中行了五天十分艱難的路程，遠看草地是一片綠色的平原，行過高山低谷的人們，正渴望着這樣的平地，不料行於其間，與爬山同樣的費力，因雙足陷入泥中，舉步總是拖泥帶水，討厭非常，加以常常下雨。他們每人雖帶着木棍的油布，晚上宿營的時候，上面尚可擋起柵來當雨，但下面無法阻止源源而來的冷水，故往往人身浸在水中。

草間飛來的蚊蟲又向過路人爲難。因此得病的人實不在少數。當時所得的病叫黑瘡疾，大概草地的蚊蟲，比較別處的還要厲害，故所得的病也較爲嚴重，用金雞納霜治之也無效，故軍醫也束手無策，得病而死者多至五百餘人。

一七 三百分鐘奪下天險的拉子口

廿九日他們由巴西進至阿西，在那裏休息了三天；由阿西到毛龍，停留了二天；由毛龍到俄界，又休息了七天。此後逐日奔馳，由岷江北源，轉到白龍江的上游，附近拉子口的山中，他們遇着魯大昌的一營兵，就擊敗了他們，又俘虜了數十名兵士，從俘虜的口中，得到了魯大昌有一旅兵力在拉子口拉守的情形。拉子口是一個險要的地方，路經兩邊的石壁，兵在壁上壁下，以逸待勞，真有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之勢。他們早知拉子口是紅軍必經之地，故碉堡與戰壕等事事早已佈置得非常鞏固。紅軍的領袖在黑拉地方決定了進攻的策略，先派一連人帶着手榴彈和輕機槍爬上石壁，先將壁上的守兵盡行襲滅，然後一方面以高臨下，一方面衝進大路，

短兵相接，不到五個鐘點的戰事，他們已佔領了拉子口。

一八 抵達了目的地

十八日他們竄至懸窩。十九日竄至鹿元里，二十日竄至哈遠鋪，二十三日竄至閻井，二十四日竄至新寺，二十五日竄至鴛鴦咀，二十六日竄至榜羅鎮，二十九日竄至通渭。沿途的回民到處歡迎，送水送飯的不絕於道。紅軍過境，不佔據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清真寺，也不侵犯他們的信仰自由，故在這長行中，要算與回民的關係最好。這莫非是先從政治工作入手所獲得的效果，他們於十月二日離了通渭，通過固原的時候，與一個騎兵師打了一仗，又衝過了政府軍的封鎖線。隨後又被他們佔領了環縣附近的何連灣。他們就在十月二十二日進了陝北蘇區，到達了洛河上游的吳起鎮，雖有三、四個騎兵團在後追擊，也無法阻止他們在陝北的大會合。紅軍由江西西行時號稱十萬，及至陝北只剩得五萬，可見沿途打死的，打傷的，落伍的，病死的佔其半數，真是絕大的損失和犧牲了。

後 言

我相信，讀者在讀完了前面的「從江西到陝北的八路軍」全文之後，對於紅軍堅苦奮鬥的精神，是要寄予偉大的同情，對於他們那種隨機應變的作戰的韜畧，也更不禁要表示欽佩的，而他們的武器，大多是陳舊的，他們雖然也有自己所發明自己所製造的武器——小鋼砲，迫擊砲，步槍，但它的効能自然也比不上現代化進步的武器，可是，在他們那樣的處境中，他們還能夠自造自己所發明的武器，這是足見他們所包含的人材一般了。

在這裏我們還得明白，紅軍作戰之所以得勝的原因，除了他們的戰術神奇，能隨機應變，與士卒的勇猛之外，他們的政治宣傳也是制勝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在他們「從江西到陝北」的長征過程中，有許多重武器因為攜帶的不便，和許多金銀的累重，便埋在沿途的淡山曠野中，這些埋藏的武器現在當然已經取出來了。紅軍在抗日救國為前提之下，數次要求中央破除敵對的行為，精誠的團結起來

，挽救中國的厄運。但因種種原因，直至西安事變的爆發，同時日本的加緊侵客，已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中央遂允了紅軍的要求，分裂了十年的國共，才重新携手起來，而紅軍也放棄了「蘇維埃政府」，「紅軍名義」，「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鬥爭」的他們政治的主張，實踐了紅軍前的宣傳的「國難當頭」，「停止一切內爭」，向侵略我們的敵人作生死存亡的戰鬥」的諾言，這是表明了紅軍的國家觀念，遠過於他們的政治觀念，而中央也終於能夠不追既往，接受紅軍的要求，也是見中央的寬大，中央的抗敵決心。

現在紅軍已改編為第八路軍，在中央最高軍事領袖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再本着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他們優秀的政治軍事手腕，與侵略的敵人作戰，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會獲得最後的勝利的，他們將為中華民族解放史上佔着光榮的一頁，是可預料的。

附 錄

三十一個巾幘英雄

在紅軍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還有三十一個英勇的婦女參加。她們雖然一路經過了無數的艱難危險，穿過了七八個省份，走了這麼悠長的路程，越過無數高山大河，但是竟沒有一個人死亡，原來身體不好的，反轉好起來，都平靜的到了陝北。這三十一個英勇的婦女，她們那種艱苦奮鬥的生活，和今日沉淪在都市粉紅色生活中婦女比較起來，真是有霄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現在把她們的姓名列舉於下：

- (一) 賀志珍（毛澤東的夫人）
- (二) 康克清（朱德的夫人）
- (三) 鄧穎超（周恩來的夫人）
- (四) 劉英（張聞天「洛甫」的夫人）
- (五) 劉羣仙（秦邦憲「博古」的夫人）
- (六) 鍾慧清（鄧發的夫人）

(七) 危拱之(葉劍英的夫人)

(八) 李伯釗(楊尚琨的夫人)

(九) 廉施光(凱 豐的夫人)

(十) 蔡光佛(蕭 克的夫人)

(十一) 周月華

(十二) 韓世英

(十三) 蔡 暢

(十四) 阿 香

(十五) 吳仲蓮

(十六) 李小江

(十七) 鄭 玉

(十八) 李建華

(十九) 李建貞

(二〇) 廖月華

(廿一) 危秀英

(廿二) 劉彩香

(廿三) 吳胡蓮

(廿四) 鄧六舍

(廿五) 鍾玉林

(廿六) 王乾元

(廿七) 錢希均

(廿八) 謝小眉

(廿九) 丘一涵

(卅〇) 金維映

(卅一) 楊原增

上面三十一個巾幘英雄，她們是來自不同的省縣，出身也各不相同，其中雖以

工農佔着多數的成份，但也家裏有著萬貫財產，但她却放過享樂的小姐不做，甘願追隨紅軍奔波萬里，吃辛受苦，她們意志的堅強是值得人欽佩的。

她們之中的年齡從十八歲到二十六歲為最多，只有毛澤東的夫人何志珍女士為二十七歲，算最大的一個了。她儼然是這些人之中的一個大姊姊，這裏因為對於她的身世稍為知道一點，就簡略的介紹一下：

在外表看起來，毛澤東夫人何志珍女士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常潑辣的，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着那一套紅軍的制服，皮帶上掛着手槍；她曾與中央政府的勦共軍對過陣，在前線上運傷兵，到後方去，調護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戰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

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過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

紅軍由江西總退却時，到處竄逃，直到陝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的身體上先後炸傷廿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得到繡點的創痕。

她現在二十七歲，但反抗的火滔毫不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盡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教人抬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驛馬駝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在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時，又產生一個小孩子，她真是受盡痛苦的人了。

在紅軍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爲江西永新縣雲山人，是一個小地主的女兒，她父親也曾當過一任縣長。

她曾進過教會小學，她妹妹嫁給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澤覃爲國軍所殺，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學校出來後，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之一役，即由她領導。

牠同毛澤東是在民國十七年結婚的，她在共軍中曾先後擔任政治教授、看護、婦女組織的領袖；而在戰時，她又是軍人——總之，隨時隨地，她全有工作，真所謂能者多勞了。

八路軍的幾個重要人物

毛澤東，許多人想像中的毛澤東，都把他當做一個怪傑，誰知他是像書生一樣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的持重與音調，又類三家村學究，面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髮稍為長一些。

朱德 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已有五十多歲了，而面目還像四十歲那樣健壯，說話完全是四川口音，「半生軍閥，半生紅軍。」他自己笑着自道：對於紅軍的作戰，他認為沒有什麼秘訣，只是政治認識，達到每個戰士和羣衆基礎，工作得到許多便利。

彭德懷 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年約四十左右，湖南人，他雖以善戰著名，但樣子看起來却很像普通的農民，隨便的在街上走着，向士兵詢問日常生活，用手拍着他們的肩膀，好像一個老叔父模樣，士兵們對他也並不怎樣恭敬或畏懼，但是彼此間却有種家庭似的愛流露着。

林 彪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林彪，是卅歲剛過不遠的人，穿一件灰布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臉，兩睛炯炯有神，說話聲音沉着而不多言，不過無論意見與用詞上，他的立場很堅決，一點不放鬆。

徐向前 山西人，性緩，善說話，像一位小學校長。

蕭 克 湖南人，性思活潑，好像一位數理教員。

徐海東 他們以礮工出身的軍事人物，說起話來非常真摯，他的家鄉在湖北黃陂北鄉徐家橋，離河南邊境很近，他小時就在這些地方混熟了，對他以後在鄂豫皖邊區的活動，很有關係。

周恩來 浙江人，眉清目秀，氣宇軒昂，頗有政治家風度，他有一雙精神而樸質的眼睛，黑而粗的鬚髮雖然已經剃得精光，但他皮膚中所藏濃黑的髮根，還很清楚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綁綁腿，口音夾雜着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談話的口音判斷，很有些像江西人。

葉劍英 年約三十左右，精幹結實，身材相當瘦長，穿學生裝，戴八角帽，他

的風度很有幾分西洋人的味道。廣東東江人的口音還多少有幾分存留在口邊。民國十六年廣州暴動的基幹，是那時張發奎的教導團，而葉劍英是張發奎最相信的參謀長，同時亦為策劃與指揮廣州暴動之最中心人物。張發奎事前對葉竟毫不疑惑，倚為腹心，則葉之政治軍事技巧，不能不稱為相當老練。他常穿着學生裝，很安閒的在路上走着，誰都看不出他是作戰異常果斷的舊任紅軍參謀長。

劉伯誠 他是紅軍總參謀長，每個紅色戰鬥員都知道他的利害，在莫斯科曾經令伏洛希洛夫敬佩過。個子很高，在四川人中，要算是「高」等人物，但身體却很瘦，血色也不好。他的有名，不枉到了紅軍以後。西南一帶，對「劉瞎子」的威風，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戰打壞了一隻眼睛，身上受過九次槍傷，流血過多，所以看起來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鋒，行軍時飛機炸彈還光顧了他一次，幸而不利害。

林祖涵 他已是一個老革命黨了，國民黨未和共產黨分家以前的第一二兩次代表大會內，他都曾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清共以後，他就一直在共產黨內，未曾分

離過，現在年紀已經很老。

徐特立 他也已經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但是他從江西走到陝北，精神一直健常，一點也不畏縮，這真是了不得的事，也可見他體格的強壯了。

張聞天 他是中國共產黨書記，筆名叫洛甫，一般人祇知道他的筆名，原來的姓名反而不用了，他戴着不深的近視眼鏡，談風輕鬆精利，不像是曾經歷過千山萬水的人物。

吳亮平 他是共產黨宣傳部長，小小個子，清秀的面龐，雖然吃過了不少苦頭，却還保留着書生面目，他的外國語文很漂亮，蘇區對外英語廣播，就是他擔任，他說話很清晰明白，有系統，並有和平而堅定的見解。美國記者史諾入陝北，就是他給毛澤東作翻譯，就是一位很漂亮的宣傳家。

廖承志 他是廖仲凱先生的嗣哲，何香凝先生的愛子，他會好幾種外國文字，會畫，會唱，會寫，會交際，而且會吃苦，真是紅軍中多才多藝的人物，一九三二年曾在上海被捕，釋出後，即往蘇區，紅色中華日報現改為新中華日報的，就是他

擔任主編。

李伯釗 她是一個很有趣的女黨員，四川重慶人，父親作過縣知事，是老同盟會員。她小時在四川讀書，中學時就受了革命的影響，尤其是五卅運動的刺激，張聞天、恽代英是當時她的教師，從他們那裏，她接受了新學說，一九二五年到上海作青年工人的工作，北伐到了武漢，準備上海暴動未成，而她便被捕了，出獄後，她被派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學讀書，一直住了六年，並在那裏同楊尚崑結婚。一九三〇年回國，一到哈爾濱，又被捕起來，釋放後回到上海，入煙草工廠活動，繼在瑞金紅色中華報作編輯，以後又與危拱之合辦高爾基戲劇學校，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參加長征，入西康曾三過草地，有一次險些淹死。她現在仍從事戲劇工作，曾寫過很多劇本。

陳慧清 今年二十八歲，生在香港，家裏很貧苦，父親是個金屬機器工人，還有個妹妹。她十四歲便入工廠作工，十七歲時（一九二五）參加香港大罷工，一九二七年廣州暴動失敗後，又回到香港，入南華禮廠。一九三〇年和鄧發結婚，鄧為政

治保衛局局長，她也在那裏工作，一九三四年參加長征北上。現在她在雲陽鎮附近作婦女工作，和鄧發分手已經一年了。

丁玲 左翼女作家丁玲，她的歷史已經誰都知道，用不着多說。去年秋天她由西安過二原到陝北，先在軍隊裏服務過很長的時間。今年二月到延安以後，就在延安沒有走。現在已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山西去服務了。她的臉是胖胖的，幾乎成一個圓形，身體也肥胖，所以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綑在她身上，紅星的帽子壓在短髮上，兩個酒涡時常在笑。

抗日軍政大學

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他的前身就是紅軍大學，校舍分散在城內和城外，校長是林彪，全校學生有一千二百多人，分成十二隊，第一隊至第八隊完全是軍隊幹部，九隊至十二隊，收容從國內各地來的青年，第一隊和第二隊的校址設在延安師範裏，大門上橫掛着一塊紅地白字的長旗，寫着「中華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字樣。

，教室很整潔，牆上掛着各種圖書壁報和紅布製的標語。看看這樣精美的教室的人，一定要為他們那像小學生似的熱心佈置所驚奇。確實的，各班有不少富於藝術天才的人，作的漫畫和人像是很不壞的。嚴肅、活潑、緊張、團結，這幾個字的校訓，實際上在各方面表現着。寢室也很清潔，只是內務不大講究。官長和學生之間也無多禮節，因為他們是不贊成形式主義的。自然，他們是以蘇聯紅軍作藍本，而蘇聯紅軍的兵學原則是法國拿破崙的遺留，重自由，重活潑，和德國兵學派之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學德國，中國有些部分又是學的日本。「抗大」的教育方針，是自勵多於被動，討論多於上課，每日上課時間至多不過三四小時。室外活動很注意，去參觀的人，常常可以看到學生們的課外活動，有些在打乒乓，有些在打籃球，教官們和他們混在一起，沒有人介紹，很難分別，因為服裝是一樣的不好。

第一二兩隊的學生都是高級幹部，而且多半在師長以上，第一師師長陳賡也在這裏學習，同時又是第一隊隊長，負責該隊的生活與教育。女生中間很多軍政長官的夫人，例如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蕭克的夫人塞先佛，凱豐的夫人廖施光，就都是

第二隊的學生・

按着文化水準，各隊的功課稍有些差異，主要的科目有政治經濟學，辯証法，列寧主義，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史，民衆運動和統一戰線的理論，在軍事中特別注重戰術和游擊戰爭，毛澤東，朱德，凱豐，博古，吳亮平，蔡樹藩等人，都是這裏的教授，其中毛澤東的辯証法，是最受學生歡迎的。

抗大直屬革命軍委員，經費每月兩萬元，比在江西時節省許多。在甘肅，慶陽還有個步兵學校，是爲造就下級幹部的。學生有二千多人。

外來的學生經過介紹後，還有一種簡單的入學考試，看他的政治文化水準如何，以便分隊，另外要填一張很詳細的表格，問他過去的歷史社會及家庭關係等等。

計劃每期爲四個月或半年，看情形來決定，每天有三小時至五小時功課，早晨五點半起床，上早操卅分鐘，早飯後繼續上三堂功課，然後午飯，下午隔日兩堂，男生有軍訓，女生則習看護，晚飯後自習。九時半就寢，實際上是一些沒有空閒的，因爲除了上課外，還有各種小組會，討論會，座談會，娛樂會和特別演講，以供

樂部爲中心，由學生自己來管理，體育、文化、衛生、經濟、各方面的生活紀律，也靠生活檢討會來實行自我批判。譬如剛從外邊去的男女學生，如果有太浪漫的行為，便要遭受嚴厲批評。

此外每週總要有一次晚會，集合大家在一起，演劇、唱歌、講故事、盡情的快樂一晚，這次延安爲紀念五一節，一連開了三天運動會，那邊軍士雖極善於穿山越嶺，有二萬五千里「馬拉松」的紀錄，但在運動場上，却丟了臉，一切獎盃都被外來的學生奪去，而這些學生在外邊的時候，不過是未入流的選手。

毛澤東的辯証法，和博古的中國革命史，是頂叫座的功課，毛教授在上課時，總很講笑話，尤其好引用男女間的事來當譬喻。除了上面所說的教授外，還有成仿吾，張國焘，張汝新，董必武，吳習光，張鼎，張慶孚等數人，他們的月薪一律是兩元，同學生每月的津貼相等。

這裏有三個值得記述的隊長，他們同時都是一隊的學生，在軍隊裏居重要的地位。第十隊隊長聶鶴亭，是一九二七年黃埔武漢分校的畢業生，爲彭德懷的參謀長

· · 第十一隊隊長邊章五，是一九二三年保定軍官的畢業生，現任延安警備司令，第十二隊隊長何長工，是一位極其有趣的人，樣子很像一個老實的農夫，却是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同李立三的老同學，作過第八軍軍長，據他說現在軍隊裏有不少的留德學生。

士兵的生活

紅軍的士兵叫「戰鬥員」或「戰士」，長官叫「指揮員」，在一切外表上，看不出誰是戰鬥員，誰是指揮員，至於生活的待遇也是一樣。

他們的衣服很不整齊，黑色，藍色，灰色，綠色樣樣都有，天氣很冷的時候，他們還多半穿着單褲，最多不過穿棉衣，問他們為什麼穿得這樣少，回答是「多了不好跑路」，年齡也不齊，有的非常小，但多半是年輕活潑的人，普通軍隊的形式，軍容他們很不注意，談起打仗來，完全是兒戲，沒有絲毫緊張的意味，好像中學生談賽足球，李惠堂那一腳踢得如何有勁，葉北華如何傳了一個好球，少年和青年八

的精力充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燄，他們的戰鬥力是充溢的。

軍隊的政治工作相當的成功。軍士一般知識都很高，誰都能解答許多問題，熱心的解釋他們的新策略。「帝國主義」，「殖民地」，「革命」……這許多的新名詞，他們講來無不順理成章，儼然受過多年政治教育。

軍隊都借住在農民家裏。但是多半選擇那些不用的房子，以不妨礙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這些還要經過人民的許可，從許多農民的談話裏，可以知道他們和軍隊間的關係保持得很好，當軍隊初開到陝北的時候，農民們都嚇跑了，後來聽說沒有殺人放火的事發生，又都陸續回來。他們對於這個軍隊發生非常的興趣，最奇怪的是找不到一個軍官，而竟能有那樣的紀律。

紅軍初到陝北來，不懂當地的方言習慣，曾經鬧過好幾次笑話，他們夜間駐營，總向民間借門板等作臥具，所以常同婦女說：「老板娘，你的板子借我睡一下。」她們必起異常的羞懼與不安，回答一個「不」字，當然軍士們說明理由繼續要求；「板子睡了退回你還是好的，沒有關係。」而她的回答是：「我怕！」原來陝北所謂

「板子」，是指女性生殖器官，當然她們不能隨便借給人睡了。

軍隊的營房，物質設備很簡單，但是佈置得却很有秩序，每個人都有兩張鋪子，牆壁上掛着自己用的碗、手巾、習字本，另外的地方放着槍架子，每個連隊都闢出一間或兩間屋子作俱樂部，那是軍士文化娛樂的中心，也是黨支部與教室的所在，通常有乒乓球檯子、各種牌棋報紙和詩籍，牆上懸着各種掛圖、表格、標語，佈告，以及壁報。其組織分軍事、政治、文化、娛樂、經濟、協助、衛生等委員會，而由主任一人負總責，另外有壁報委員會，係黨支部的機關，茲將各委員會的工作分述如下：

(一) 軍事政治委員會 指導軍士在課外學習軍事政治科目，組織軍事討論與政治討論組，加強軍士的政治自覺，提高軍士的軍事知識。

(二) 文化娛樂委員會 組織唱歌隊，識字班，劇團，讀報組，領導軍士討論時局問題，提倡體育、娛樂及各種競賽。

(三) 經濟協助委員會 注意經濟檢查，改善給養，號召與發動節省經費，幫助

指導員檢查與保管武器及進行籌款等事。

(四)衛生委員會 領導全團衛生工作，注意個人衛生與公共衛生，發動檢查衛生工作。

這種組織，不但在連隊裏有，在所有大小機關乃至學校工場裏，也都普遍的設立。而且各處都有自己的壁報，成爲他們教育羣衆一種很重要的工作，壁報的內容包括很廣，有的分成許多欄：如新聞，論說，黨團的生活，軍事政治的學習與勤務，生活批評，漫畫，故事，謎語，標語等，稿子都是由作者自己抄寫的，貼在一大塊紙上，中間再加上花邊或裝上彩紙，它是黨支部影響羣衆的機關，同時也是大家的園地。

所有的俱樂部都充滿着人，在那裏熱心的唸書，看報，打乒乓或是弈棋，他們臉上都顯着一種愉快的樣，好像些中學校的學生。

因爲不重形式和軍容，所以軍士的生活是很自由，常常可以看到許多軍士在街上自由行走，隨便的攜着槍，有的在樹下與農民談話，有的打籃球或網球。

紅軍士兵生活仍舊比官長要苦些，不過和旁的軍隊程度有差別，在陝北的軍隊最近也發餉了，雖然數目較小，可是因為過去從來沒有用過錢，一旦有錢，就隨便的花起來。照像對於他們是最有興趣和最新奇的事，投機的商人看準這點，就在一個月內開上了二三家照相館，攝得很壞，取費却很貴，不過軍士却從不計較。此外走私來的玩具和每天來的汽車，當然也是新的，百看不厭的，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人人都有一支自來水筆插在口袋裏，據說每支都化了三塊錢買來，但却都是假牌的。

孫夫人宋慶齡 對國共從新攜手的感言

無限感奮 國共兩黨十年前在孫總理領導下，同致力於國民革命，在總理逝世兩年後，竟致分裂。這是首創國共合作的先孫總理生前所意想不到的，在目前民族危機和全國人民共同要求之下，兩黨終能言歸於好，從新攜手，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共同奮鬥，中共宣言和蔣委員長談話都鄭重指出在先總理的遺教下，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我聽到這個消息，悲喜交集，不禁有無限感奮。

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不能分離的，孫總理生前倡導三民主義，認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是救中國於危亡的政治綱領。同時他實感覺得要實現三民主義，只有對外聯合平等待我之民衆，對內喚醒民衆，組織民衆，聯合革命的政黨，共同奮鬥。所以他又手訂了三大政策。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離的。孫總理直到臨終不獨沒有改變他的主張，並且在遺囑中深望全國同志「力求貫澈」。在這種精神下，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北伐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如果以後這十年能夠繼續貫澈孫總理的全部主張，我敢斷言，中國國內封建勢力早已剷除乾盡，帝國主義也早已驅逐出去，而中國也早已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了。

沉痛的回憶 但是不幸得很，一九二七年後，引起了國共兩黨的分裂，致令國家家民族的真正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乘隙而入。誠如蔣委員長所稱：『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這一段沉痛的回憶，是值得國共兩黨和全國人民共同警惕的！

「和平奮鬥救中國」在這民族危機千鈞一髮的時候，國共兩黨實現和平團結一致對外，是實現孫總理彌留時「和平奮鬥救中國」重要遺囑的開始。我相信國共兩黨同志經過十年來慘痛歷史，當此日寇殘酷侵略時，定能精誠互信，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